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十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記

皇帝親耕處恭紀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春省耕畿南巡視宿麥勞勉農人巡撫臣光地及境內文武諸臣扈從以行維二月壬申

聖駕次於博野因東作之興念稼穡艱難躬秉犁器即功竟畝臣令知縣臣閻銓即按其疆埸表識

聖蹟追維自古盛帝顯王皆以農為興德之本周禮王籍掌之甸師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參置保介御者之間其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為饁以饁之嘗其旨否不以命之從臣雅頌矢歌聲傳至今洪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度越有周克勤小物為億萬年子孫之貽謀其作典常播聲詩者非一邑所得私也然

聖蹟所存則博野小邑其名一旦遂望於寰内非常之幸蓋自建置所未有又近在郊甸臣光地適為長吏帥屬耕耨攝官承乏與際寵榮焉爰立貞石具紀其盛以埀無窮臣又竊惟受事之日即得内府耕織圖之賜今兹扈從特被

殊錫復得臨唐太宗書勸農事

天章一軸仰窺我

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務本力穡是先庶幾益求庶民所

急竭誠謀度時請
聖謨訓勅以釐於成則教農趨時方由博野而始臣光
地既躬送
聖駕遣歸郡邑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並銘勒以自勖
御賜急公尚義扁額恭紀
康熙乙未八月越朔四日辭
陛至熱河奏請八世祖森當前朝正統年間捐貲賑蘇
州饑後又從官軍平江西福建寇亂經閭於朝旌義賜

爵平生好施與官府學舍橋梁道路多所建造前史為

之立傳乞賜

御扁以為世之急公尚義士民之勸隨蒙

聖俞九日內侍捧

御書扁額出即用急公尚義四字二百餘年義烈獲賁

天章祖德之厚

君恩之隆凡我後嗣其無射於人斯

御賜女宗挺節扁額刻石恭紀

高祖母林氏遇賊殉節事在前朝嘉靖癸巳距今一百八十餘年明季知縣施其曾以旌表詳請於巡按而未上康熙乙酉四月

駕南巡歸 臣以直隷撫臣迎於舟次連日名見書史政務旁及稗逸靡所不講間以高祖母義烈之事聞遂蒙

賜一額曰女宗挺節今立石於赴水之崖相望五十步許

御筆親揮龍鳳蔚躍幽光映耀比之有司循例為坊門

者何啻倍蓰且是地也士女千羣朝夕競渡觀瞻諮問

風化攸關非獨李氏一家之舊烈新榮而已事蹟之詳

具於家傳兹特恭述蒙賜日月以示後人

御賜在原至誼扁額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臣以謝陞吏部尚書恩至京初九日

内殿召對畢臣乞以私事陳請

上可之臣乃稽首頓首奏曰順治乙未丙申間臣一家

十二口陷於賊質以邀重償臣伯父日熀自遠闞難間

關來歸不顧生死身詣賊慷慨引義繼以涕泣不顧獨生賊大感動禮遣之然猶拘其弟從子如故日煜憂憤嘔血乃募鄉壯合家僮百餘人夜劫之覆其大巢復連鬬四月餘悉拔出臣家男女大小賊黨盡平時貝子王奉命平海駐閩嘉其功賜諭稱奬加賞賚焉日煜起家恩貢生後至京考授通判未仕讀書終老臣父兆慶每念曰煜急難誠篤私囑臣曰他日能通顯者必章揚伯父事吾瞑目矣今臣受恩逾分已極而先世奇節未著

伏求
聖筆一字之褒死骨不朽奏罷蒙
聖主頷允越六日召臣至南書房命内臣捧
御書在原至誼四大字以賜臣稽首感泣之下竊惟天
下士大夫民庶孝弟貞烈之行荷蒙褒録者多矣顧皆
循故事陳丐自有司施行然猶邑里生華珉石永焕日
燥以區區友義上邀
宸翰發其幽隱此視東漢趙孝淳于恭輩赴兄弟之死

義格山頑前史為之立傳榮燿什伯過之豈尋常旌門表宅比哉其天下臣庶力為本行者又孰不聞風感激況臣及日爆子孫等其銜恩刻骨顧宜何如報也

御賜在原至誼扁額刻石恭紀

順治乙未先君與季父同居山砦中一夜陷强賊獨先君一人逸餘十二口悉擄以去索贖重不能饜也祖以憂逝父毀瘠不支待盡而已仲父自遠奔至恤與難俱亦嘔血幾殆既而曰徒悲無益也則治行將赴賊陳大

義不幸以身共之親疎若援不為止遂裒麻抵賊壘聲淚慷慨道所以為弟姪請命者渠魁為之感歎飲饌送迎具馬煞累縶終不釋於是閱歲矣有僧款門咨曰盍以死求生乎賊所踞山嶢巇不可上然有一面陰皆極險不為備者募壯士夜劫之質其魁則孥可返矣仲父練家僮並傭食者纔百人涕泗與謀衆皆曰願死丙申四月九日夜天大霧先登二十八人耳天已曉遂吹贏直指魁帳賊出不慮又霧厚不辨人狼狽犇崩投崖下

者無莫出季父弟兩人餘縶於他山毘亦走脫賊於是徵合遠近所部將萬餘人仲父用百人者據其阻日與之戰以一當百無不靡者自夏至秋小大百餘鬭賊散亡略盡十口以次劫歸地與次弟愚徵實殿七月七日也時閩方有海患大師疲焉故山寇投隙起盤三縣者已十餘年官軍既無暇收服續成書生上下皆奇其事征閩貝子以諭褒獎將官焉而仲父辭學使孔其誇於衆曰李徐甫文事武備見於天下矣仲父僅一遊太學

署通判職而歸老林丘湛書史以自樂終年八十有八

康熙癸未地撫直隸陞吏部尚書謝恩因燕見奏聞當

日事蒙

上嘉悦賜在原至誼四字

御筆以顔其家且命臣以軍門偏將賫送嗚呼自二叔

不咸而急難之道衰東漢君子有爭死於賊者史臣傳

之以為盛節且曰是光武明章之烈也仲父本行可紀

遭逢

明盛表厥幽光盖所以磨厲風化豈私臣家而已其孫鍾寧受之將立石墓次而今亦歿矣霰雪相仍舊事浸湮孝友之風式微可懼後死者不述將無聞者矧是異數實所干丐恭紀碑陰以授其次孫鍾準曾孫清奭等

練日敬勒

御賜教忠扁額刻石恭紀

父天植忠孝其汲汲於祖宗族屬之事者墳廟無不修祭薦無不舉停喪無不掩忽祀無不續綏其饔飧而是

之急天性然也甲寅之亂父君臣之義甚篤濡身有嶌
仞之顛抗節有俯仰之禍積病三年惟憂用殯康熙乙
酉四月光地扈

駕河干

聖王頗詢舊事

賜父一額曰敎忠凡

御書例不系欵兹特筆其左餘云賜某葢異數也乙未
告歸陛辭又問所欲得字八世祖丏扁之外為父求兩

杜語有

命擬進竊用唐人成句杜甫云一病緣明主王維云終身思舊恩以為父蒙難三年實録荷

恩隨奏寫賜然杜句頗更易縁擬時避病字今不敢改也嗚呼表碣神通凡刻琢為觀美者今既破俗停止獨此

華衮恩榮宜勒貞珉以示來裔惟古人揚先行者有損無增故可以存信親疎及見聞父事者甚多必知光地

不敢一字欺其

君親也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刻石恭紀

恭惟

皇上道與堯舜禹湯而相紹學則洙泗關濂而同歸政撫萬方之煩心傳千古之秘而且窮象數之賾隱訂唐都洛下以無訛攬文藝之菁華裁漢魏江東而還雅頗

天縱之睿知實兼多能而聖作之文章悉源性道以是

萬幾一日之暇獨宗六籍諸儒之書雖游戲於墨池必翱翔乎學海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前後凡數百本歲二月南巡守臣扈

駕涉天津屢蒙召見因出

御舟中所書二軸以賜臣謹拜手稽首祗受而寶藏之伏惟二編為近世學術淵源比之上古之圖書中天之易範也歷代雖經儒者之表章然必百世以俟聖人而

大著昔者朱子爲圖說首句誤增兩字累欲請之於朝
刊改而終弗獲及其論西銘則爲林栗彈劾以去道之
難明書之難傳也如是今我
皇上篤嗜深契興絕表微
宸翰所揮天章所賁昭茲來許於古有光在
皇上則爲以聖而下學於賢將天下皆知沿河而東至於
海斯文之幸千載一時儒先復生不知何如其慶忭也
愧臣凡陋弗克欽承恭紀

恳遇勒之貞珉以惠天下學者

御書戲綵堂恭紀

今

天子宸翰流天下然自先聖先賢名山古剎而外沓舊

禁近及宣力文武諸臣乃能得之惟年壽高者其子孫

為之祈則往往俯允蓋優老教孝之心如此其盛也吾

友徐善長以詞翰起家出入禁闥三十餘年於分得沾

光寵所難者太夫人壽且康善長忠而孝和氣參會歲

晏華榮倬彼
天章言樹之背是以士論耀之舊遊慰心焉歲癸巳三
月
天子以萬壽日加恩臣民肇行養老太夫人又得與晏
於
皇太后宫賜賚衣服纁黄珠飾悉從厚夫學者以章句
自薦至於受知明聖勸講賢英躡鱗附翼自託不腐斯
已榮矣况有皤白之親同沐眷渥入振鷺羽出展烏私

此固先生朴誠純忠之效而母夫人所為淑惠幽貞恩勤育教以有今日者亦可由其子以知其母矣在漢鄧枚之徒以文學侍中兼聞政事故史稱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賈董傅諸王又不時入對或就其家遣問是皆儒學遭逢之僅者而先生兼之宋張齊賢之母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予存問歆豔搢紳流輝史冊此又邦家之盛事非獨門内之寵光也孤露餘生撫節歎慕承吾友之命而感

聖時錫類之恩使南陔愛日之笙歌與臺萊頌禱之章並時作也爲撰戲綵堂恭紀

御書廉平堂恭紀

天子勤思上理以澄清奬吏道而猶病夫逐名者之入於僞也尚氣者之出於激也僞則不誠而人不服激則不和而人不安如是者以立乎中外猶未足以宣德意洽輿情是故訓迪百官每於清正而和平者諄諄焉今都御史劉公其人也都御史之職在於清風紀奬執法

持平又正其官也玆額之賜

上之所以嘉其人重其官而欲舉其官若與吾儕士大夫患於不廉廉者又往往不誠不和而有二者之病雖然亦有朴而非偽者也厚而非激者也而猶不能使人服且安焉則以理之未明事之未達或見已是而失虛公或矜細節而乖大體是以古之人孳孳講學至於老而不勧葢知夫明理達事如彼其難也夫階之稜謂之廉廉之角謂之隅詩曰抑抑威儀維徳之隅言君子物

身之有稜角也然其下所履則曰温恭爾柔嘉爾言若捫於予舌行無怍於爾室此其至心爲之内太和爲之表體忠行恕而無幾微非人已所安者夫如是故平公年七十餘矣而好學篤志有衛武之風庶幾乎明理達事以充其誠而導其和則

聖天子之訓可以無負大法小廉之司可以無愧雖然上之訓非獨爲公言也蓋欲使吾曹見之者允相朂勵以贊太平之治故余於公之請記也愛莫助之又懼而

思焉身雖退豈敢忘以名行終始

御批歷學疑問恭紀

壬午十月扈從南廵駐蹕德州有

旨取所刻書籍回奏匆遽未曾攜帶且多係經書制舉

時文應塾校之需不足塵覽有宣城處士梅文鼎歷學

疑問三卷臣所訂刻謹呈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歷筭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

發二月後承旨面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
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臣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庶草野之士有所取裁臣亦
得以預聞一二不勝幸甚
上肯之越明年春
駕復南巡遂於
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

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臣復請此書疵繆所在

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

聖諭遂及之竊惟自古懷抱道業之士承詔有所述作者無論已若乃私家藏録率多壓埋諓覆至歴象天官之奥尤世儒所謂專門絶學者蓋自好事躭奇之徒往往不能竟篇而罷曷能上煩乙夜之覽句譚字議相酬酢如師弟子梅子之遇可謂千載一時方今

宸翰流行天下獨未有裁自
聖手之書蓄於人間者豈特若洛下之是非堅定而子
雲遺篇所謂遭遇時君度越諸子者亦無待乎桓譚之
屢歎矣既以書歸之梅子而為叙其時月因起俾梅寶
奉焉
上諭泰山脈絡恭紀
臣嘗因奏事罷
上顧問泰山之脈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脈對且曰古

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則泰山在其北應是山脉已為河斷

上曰非也果是山脉水不能斷泰山之脉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纔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横渡即山東諸山脉絡從來處也臣退而伏思之禹貢導山自導岍及岐至入於海是一條西傾朱圉鳥鼠至陪尾是一條導嶓冢至大别是一條岷山之陽至敷淺原是一條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畧

盡矣獨疑青兗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內謂非水所經歟則兗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與則岱宗嶽之長嵎夷暘之谷堯舜所測候而柴望也謂非禹跡所掩與則禹治水施功正自兗青始故前叙九州既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於會稽正揚州之鎮也而條之山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者惟北條曰至於碣石入於海其餘三條或盡於豫州而曰至於陪尾或盡於荆州而曰至

於大別或盡於揚州之上游而曰至於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為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略而不講蓋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諭還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徼蓋其脈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之所未窮也泰山之脈既自塞外横海而來自登萊以盡於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

廣而北盡於江浙此兩條者盖天作而地成之以為中原之左右藩䕶而推其脈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流禹所未至故禹貢於導山闕之也夫是以北條諸山盡於兾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餘三條諸山接於青兖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泝源如此其精而聖人之經存信闕疑又如此其謹偭非

皇上灼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指千載夢夢也臣恭惟

皇上之學既專於道德性命之源而其暇力則自易象律歴天文地理算數聲音農田水利無一不窮其理造其妙心堯舜禹之心傳堯舜禹之道故凡堯典之歴象舜典之樂律禹貢之山川亦至是而始一明也臣不勝惶悚

重建董子祠堂記

凡仕官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為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

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橅且蕪不修無以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憩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餘又能以邑從自

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比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誠款為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當

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為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為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儗七篇而與之相接葢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

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至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賁以

天章高鼇巨牓而董子舊里近屬畿封亦徼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顯微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兹因木石之峻記識日月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舊聞表新褒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重建鵞湖書院記

鵞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學處也昔東萊呂氏與

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塲屋之知見二君子平日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鵞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凡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於宋淳祐閒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至爲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歎故朱子有言南渡以

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於末學誠皆有弊焉雖朱子亦謂宜捨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為訾謷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辭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叙道統淵源並以周程邵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為病然則朱陸之共俎豆而處闕宮也而又何

猜乎今

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為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

在學者誠宜禀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絶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墨告孟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曩歲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

衛兵燹之餘舊宇堙圮康熙癸亥前令潘君某曾一修之今又頹敝施君德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尋訪名迹慨言更新會諸上官皆留意文事故請上輒報加以慰奬規橅既備考落有期適余以丐歸經過侯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為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跡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況夫羣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翳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為表裏李渤高士爾講洞之廢米

子猶惓惓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倡明者之功於是為大故不可以無書

重修懷玉書院記

為政者以新學校育人材為先然學校之新也必先聚集人士而啓告以聖賢為學之意幸而其地為聖賢所生長所遊經則遺教流風徃徃而在於是有賢者涖政於兹咨諏舊迹興起墜緒感動奮發必倍於他邦班固

有言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詎不諒與子朱子生長建州趨朝歸山則信州其孔道也是故玉山之會鵞湖之爭傾動一時見於止齋陳氏之書而其故址皆在於信以今攷之鵞湖辯論其言不傳抑止齋所謂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是一時學者猶有疑而未槪於心焉獨玉山講義剔抉詳明雖因問而答而已盡乎義理之根源功夫之切要嗚呼首疏仁義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中揭性善之指而進以瞑眩之劑終提尊德性道

問學之宗而兩捄其空虛卑近之弊朱門之所終日言者不離乎是而於玉山獨反覆焉豈為一時學者設哉揚子雲云去之五百載其人若存兮蓋言聖賢百世之師不必於謀面而親炙之也有志之士可以興矣懷玉書院舊有之而不修前哲風流來者無所矜式沈侯景韓以名家子來宰茲邑上顧高山仰止生慕下視城闕嗣音興嗟周爰名區於稽文獻厥宇聿備祀事孔嚴蓋將表前修於渺茫振斯文之微歇此豈世俗從政勞勞

於簿領簿委者所能知哉屬余休告取道西江謁侯所為書院者而心偉之已而宿郡治信鉛山鍾靈鵞湖所在修舉嗚呼何此地賢守賢侯之多也抵里卧痾沈侯又千里馳書命余作記余惟
天子方躬聖學揚絶緒中外承風蒸蒸廣化侯又嘗教習禁地密近清切尤能深知
上意預聞道德之指歸則其為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至於書院興廢祠宇學舍修斥之年月創始落成詳在

侯自記中

廣信鍾靈書院記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而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茍其設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嶽之鄉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為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撥禍亂致泰平永惟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思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遊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為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為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為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

子趨朝往來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鵞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北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君慨然遠覽既訪鵞湖遺址撤其屬邑輿修百年茂草岣爾宮牆而又即府治佳處創為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闤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肆其中又以為文翁在蜀相如為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

院立明年即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絶㫚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為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

聖人之世被

聖人之澤當勉為徳業之彦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

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安溪考亭書院記

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朱子常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奇以為絶似建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撿也光地於乙未年冬告休抵里拜邑父母曾侯寓其新落文昌祠中因請侯曰俗祀文昌盖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崇重之優風聞天下斆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
取道西江凡玉山鵞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土類
能修舉吾邑為朱子奉檄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
祀非其人不興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
舊有祠在庠東湫陋傾圮侯乃捐貲買地於文昌祠後
架後堂以棲神而以中楹崇祀朱子攷古衣冠用上公
冕服祔食則復齋北溪兩先生皆南郡産也又拓其前
為敬業堂躬與諸生課業講藝蓋志乎續朱子之墜緒

而非特釋奠升香循春秋之故事而已祠成邑之人士感侯興起倡明之意相與請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惟侯之派自東魯宗聖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别族也文行之承遠有端緒則其為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考朱子平生為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為縠率然則侯於朱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生為顔亭銘曰千載之上顔惟孔樂百世之下顔居孔作蓋有取乎淵源世講相為表章之義余

於侯之茲舉亦云侯諱之傳字惕若號石巖

重修泉州府學記

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為天下蔚學者譚說至今豔之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羣然波逝其中而莫之訾省者蓋自成弘間虛齋蔡先生醇品邃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所謂守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之最盛時也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為時文師科第遂壓列郡然

而華縈實拔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詭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郡亦寖衰矣夫泉僻處濵海為九州風氣裔末然虛齋以經觧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横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而可知與蔡陳諸先生勵行清修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尚淳樸閭之長老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衣冠不齒也其後則役於名利者多又敝則破行檢作毒害鄉閭苦之而至今為梗此又鄉俗人

心淳澆之判然其所以然者亦源乎世道學術而已矣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蓋言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為賢人君子所憂閔也今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㦤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蒸者衆地之歸也兩浙江右聚學之區王山鉛山儒先講肄之所賢守

令類能修舉視聽一新吾郡劉侯侃來自齊魯有名南
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頹敝憮然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
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請諸僉事黄君朝鳳而委學職
陳君任賢以敦其事落成有期吾友舉人陳君萬策為
之請記於余夫學校之設逺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
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為也盖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
賦詩不踰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
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廨宇既修必將延名名宿

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聖天子而育材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
比也故為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汙隆者使返
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剴今其則不遠矣

宣城梅氏重修祠堂記

古者士大夫以上祭於廟庶人祭於寢故廟非有爵者
不立非宗子則亦不立其祭之所逮又各有世數不敢
以相干蓋愛敬之篤名分之嚴其重如此也雖然禮以

義起而時為大夫爵而有世禄則祭之宗子去國支子則祭之大夫士祫及高祖而經文又有太祖之號雖五世至於遠祖則亦祭之是以近代有祀田者立廟世禄之意也支子貴者立廟代宗之義也伊川程氏又推服制遡宗源四親始祖使人各盡其情雖有捃經考古之士不能盡非也宣城梅氏自宋始顯明三百年科第相繼延及

本朝於法固得立廟其族蕃繁盛散而還居故在前代

屢有改建而歲久材腐溪齧其基人稠產稀曠不修舉明經處士梅定九先生及其從子都御史桐崖先生倡謀經始桐崖羈於官歸鄉數年又早世故始終皆定九專其事定九貧者也好學深思拙於治生不量力之不任而根本是圖營度傾頹急憊且老是以族人皆感其意順其令贊其役而考其工蓋自辛卯之夏逮今乙未載基載落而先生之孫達矣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追遠維始非君子不能又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葛

齝芘其本根者而詩人以為求福豈其心所希覬蓋根
枝流貫理固如此也世之公卿士大夫疲㪽官路幾忘
其所生歲時設紙位邸旅僅於忌日行之而已春秋雨
露未嘗仲一拜於祖先其家則斥居室盛園亭至祖宗
烝享之處雖祀秋所應得者莫之肯舉禮喪俗偷此其
最甚者慨念禮經營室之文載致春秋屋壞之戒非學行
君子孰能興之哉梅氏家廟舊址在山口中遷蒲田每
就傍近改建今則重建於蒲田中處又於祠後餘地構

屋若干間聚族人子弟讀書課業親為指授凡昔賢所謂義學社倉皆有志焉其慕古如此其孫㲄戒傳先生意俾記本末示厥後人余與先生至交又念先人舊事極相類明發憮然述所感以記之

榕村記

枚谿以為澮曲折灌數百頃復入於谿水勢依山自成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為風摧橫卧澗中折而復迴翹然兩橋可以通涉扶踈遠望亭亭然三也村廣輪二百步

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為亭傍亭為臺皆就榕陰下臨潭潤蒼㠧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可矚樹陰深處棟甍隱隆周以垣户皆吾甥孫氏之所經始其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牕可以凭俯葢余所營也余又即榕之遠陰砌為石臺與孫相望炎月西曦如擁翠幃又卻而西北為小山山之高可四仭許下竹行源輸之山腹降流出於石罅結茅室使僧居之自吾軒而至者環徑較丘忘為十畆焉移四序花木雜蒔村中薜荔藤

梢漬蝕牆苑登高之所聽眺栽秋穫稻諠呶笑呼之讙月麗村光墟烟野燒雲電摎流長風高枚幽壑靈瀨之狀余既與孫氏子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意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

克齋記

謝兄子惇在京師促膝所言皆肺腑之要一曰肅然命子曰子之歸將以克扁其齋子其為我記之予曰久矣

哉吾之愧於斯言也奚足以記斯齋也雖然請誦其所聞而兄是質蓋昔者原憲所謂克勝人者也顔淵所謂克勝己者也先民有言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敵力扛九鼎不足勇也氣奪三軍不足威也夫惟平旦清夜之中而勝敗存亡之機決焉言默食息之頃而盛衰消長之形見焉是故覺者不及知勇者不及持非天下之至勇大覺則不足與於斯也古人制字之義斬心謂之慙刃心謂之忍故克之之功始於慙成於忍知慙能忍之人

外脈之退然如不勝衣而風飛雷厲於徑寸之中傾耳而聽之如震驚百里也夫然後天機日以盛浩乎不至於摧陷廓清而不止焉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此坤之終也再變為復之初則陽動而天心見矣天心者道心也道心惟微如眇陽出然於羣陰之中故非克無以有復非戰則天心終不可得而見雖然不可以不養也故六二之休擇善取友以交修之雖然不能以遠紙也故六三之頻改過遷善而不吝焉雖然不可以無輔自

廢也卓然以賢聖為依歸知我者其天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至於中行獨復而以底於安敦也不難矣克復之義如此反乎此者謂之迷迷復之人汨沒終身而不悟覆以莊言為蟊賊正士為鴟鴞淳澆樸散而天理蕩然所謂用行師將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也嗚呼吾觀世之迷復者不少矣惟不知所謂克也克云克云絶嗜閑慾以遊於方之外云哉君子之克己也不離乎容貌辭氣之間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故一言之背於情也則

克之一動之疚於躬也則克之非獨曰此言也動也云爾必究其所以言動者皆吾精神心術之病意向念慮之差源委相生標蘖一貫朝暮簡檢畢世服膺於以混混而放乎四海夫何遠之有嗚呼此古人之言也吾述之而已矣迷而莫予覺也僨而莫予翼也岌岌乎起而蹶仆而復興歌將伯之章如有望而弗得也今乃得子愕焉而以師資是子之幸也以葑菲為雜佩亦惟兄有菖歜之嗜乎

榕村集卷十四

榕村集卷十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論

河圖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著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鬼神之所為而玩其

占者亦足以獲天之佑而動無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葢圖者天所以啟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藴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日行於天地之間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菀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

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詞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况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於有宋經學為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叱之舊傳正為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為贋而并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元以來挾異見而滋羣疑者尚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

字之祖以至於今昧眛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逺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疑夫爲之說者何紛然其擾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陽奇耦之數縱横而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於圖書之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盖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互爲内外者八卦之交也中宫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也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

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
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
居內而北東居外也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位也得
位為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為賓而不用事則日
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
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
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
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

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内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内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蹢躅而永霜之勢成矣内陽而外陰則為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為斂德之時矣是故内外之位賓主之分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歴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是左方之卦

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象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象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震一章頗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説是故學者鮮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穿鑿於文字之間蓋易之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為象數之學者又皆有單傳别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候辟公卿之位推易配氣始於中孚此則揚子草元之所因歴家之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為盛然終莫知其所自來也獨後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章納

甲之法以震為朔旦兑為上弦乾為正望巽為既望艮為下弦坤為晦日其陰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蓋朱子所謂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攷之納甲之説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推而得之如乾為甲壬坤為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為震巽戊己為坎離丙丁為艮兑也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方以配合其説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丙正望之月在甲皆以初昏言之震兑乾之位也既望之月在辛下弦之月在丁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

與先天所以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堯夫以前先天之圖其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氏歿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中孚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夫以龜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況其下者林栗袁樞攷先

天尤急葢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往新學小生以為自孔子後真有是圖而不知邵氏之功於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難也可勝歎哉或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為其不然也大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因而重之文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則雖古未見之然說卦所謂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禮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在右二方者寒暑之運也陰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為晝陰爻為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爻之算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

分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算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千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算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牽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贅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歿身焉已矣

後天圖論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為日月水火之氣則為寒暑水火之象則為晦明水火之變則為風雹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為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為陰所壓奮而起者澤則水為陽所驅散而

下者此四象者盖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陰則巽也坤之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陰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兌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既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圖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圖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為尊用則以水火為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陰陽

始於春秋而極於冬夏故雷澤者水火之交也水火者雷澤之極也天地則水火之氣行乎四時涼燠寒暑惟其所司焉風雨雷相薄火之勢所以行也山與澤通氣水之潤所以升也風之氣本乎天山之形本乎地天地之用寓於二物而天地無功焉故一在坎之後一在離之前所以佐發生於東方而乾坤退處於西戌之地也或曰南北陰陽之正位也乾坤在焉尊也黜居偏也烏乎可曰黜乾坤以尊乾坤夫辨方正位者分也分則不

可易也若夫受事任勞者時也時則有少而出長之先畀而踞尊之位於是乎乾坤有避而弗居者矣必也其受成之時乎夫受乎其成者則必處乎其後也又何害於尊乎哉然則大傳言神妙萬物敘六卦而不及乾坤何與曰此所以為尊之至也前言其位故列之此言其用故去之是以乾坤之在後天雖有位焉而無用也無用之用用之主也

乾坤誠明之學論

乾虛而實坤實而虛何則天者清通而妙乎象故虛以其與太極為一也故實地者堅厚而凝乎質故實以其承天而無為也故虛在人則乾者心也坤者形也心者神明不測可謂虛矣然具乎性之真則實形色皆天性也可謂實矣然涵乎心之妙則虛虛實者誠明之學之源也誠明者合德而殊名自其心之存存也其中有主故乾謂之存誠也其中無物故坤謂之敬也虛心以順理故坤謂之義也無形則恐其離乎物故言心者主於

性而曰誠誠者實而無不周貫之謂也有質則恐其滯乎物故言體者主於心而曰明明者虛而無所滯礙之稱也

離為明明德之學論

離者明明德之學也故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明即明明德照於四方則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然明德者何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已天命之性者明命也天命孔明其在於人也亦孔明然而昏明之不齊者喜怒

哀樂之變發於情交於物而不能皆中節之故也二爻者中之發和之始於時則春也於日則晝也於情則喜也故曰黄離言以中為明也渾然元氣故曰元吉三爻者和之溢中之過於時則夏也於日則昃也於情則樂也故曰日昃之離言明已過中也樂極悲生故曰不歌則嗟也四爻者中之反和之變於時則秋也於日則暮也於情則怒也故曰突如其來如言其昏且暴也害於物傷於已故曰焚如死如棄如五爻者歸於中復於和

於時則冬也於日則夜也於情則哀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其哀且悔也哀則思悔則悟而本心復明矣故曰吉四者循環於人心故昏明由此生禍福由此變治亂由此起初之敬者慎於始也上之出征克於終也在人心則戒懼於事先克治於事後在國家則兢業於平時攘撥於既亂中庸言喜怒哀樂致中和之功而以戒懼慎獨為要領者此也

艮為不動心之學論

艮者不動心之學也然不動者非枯槁其心而已寂然不動而有以酬酢萬變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始也外不制則無以養其中此艮其趾所以無咎也既也天君不定則制外亦徒然此艮其腓所以未快也孟子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制之於外之說乎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是先立乎其大者之說乎雖然知求之於心矣而又枯槁其心如告子之斷言語絶心行而謂其心不動之速是猶人之柴槁辟戾者不能俯仰屈

伸而以為居者也名曰定之而使明而實過之而使薰其於苗也名曰助之而使長而實揠之而使枯是雖不動而何足貴乎必也如六四之艮其身然後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孟子所謂養氣者也所謂配義與道者也必也如六五之艮輔然後理遠氣和其言乃雍孟子所謂知言者也所謂發政行事者也至於此然後可言敦艮之道盖積累以厚之涵養以熟所存者仁義之心而非虛所握者動靜之機而非固其與曲學之言止者異矣

茍不能厚終而要其成則又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者也

卦爻辭論

易之書為卜筮而作也而其精極於陰陽性命其賾包於品物羣形其繁周於日用感應盖自卦畫既成而斯三者備矣後之聖人因其所藴而繫之以辭然易之辭獨與他經異者言出於象有象而後有言義以備占一占自為一義言則不必其相屬義則不必其相應非若

諸經之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也神而明之則其言有典常舉而措之則其道有典禮又未嘗不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此易之為書所以至精至變至神而不可以淺迹膠而私見滯也學易之至者無如孔子孔子之言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率辭揆方則有典常又曰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嗚呼聖人之學易蓋如此京房焦贛數之賊也輔嗣康伯義之翳也邵氏

出而淺圖之秘程子生而闡道之微於是羲皇之所以觀察而作文周之所以憂患而興孔子之所以假年而學理義象數如日斯揭然是二子之書者微朱子亦孰與尊信而表章之哉且邵子之書理精矣而主於推步與卜筮異程子之書義備矣而主於論道與象占殊是於作易之本學易之要蓋猶有所未發焉者至於朱子一以占筮舉其槩所以釋易者甚近且淺而至精之理無不存也至變之用無不周也至神之機無不寓也使

易之為言必根於象使易之於象必當於占片辭隻字該貫包含以為盧而可以盡天下之實也以為小而可以窮天下之大也四聖不傳之心至此而若合符節矣雖然名之命也辭之繫也蓋確乎其不可易朱子之釋名辭畧矣責之中虛而含物何以不為頤噬嗑之往來而交錯亦可以為賁萬物皆有常理何以雷風則為恒萬類皆無停機豈必火山乃為旅他若其名之可相易義之可相通者蓋未可一二數更聖越神之心思宜不

若是其滮漫也朱子非不知之而以爲未可臆亂故因孔氏之舊而約畧其旨以俟後聖意至深也愚以謂塞宇宙亘古今一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伏羲所以創文王所以修孔聖所以翼出乎理則非所以爲聖人也苟能窮理之至則其心與聖人通性命之理變化之妙萬物萬事之幾瞭然於心目所謂易者真吾心之圓神方智而已然後銖而較之至於石而不差寸而累之至於尋而不謬六十四卦之爲質三百八十四爻之爲物一一

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真有所謂擬初辭而得其終觀象辭而過其半者則雖聖人復生亦將可以質之而無疑此又朱子所未盡而有待於後人者也非夫潔淨精微而不賊者其誰與望乎

蓍數論

天地之體數八其用數七體數八者謂如河圖洛書之數虛其中央則四正四隅通為八面此則在天而有定時在地而有常處是以謂之體也用數七者又以體數

均為十分則用者常七不用者常三謂如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加以晨昏可辨之色為晝七分而夜三分一年一元之數皆開於寅而閉於戌是以謂之用也易之有卦者體也故其數用八八八六十四而卦成其為物静其為德方其在大傳所稱則體天地之撰而行四氣之行其有蓍者用也故其數用七七七四十九而用備其為物動其為德圓其在大傳所稱則當期之日而紀閏之算閒嘗即其說而推之四十九者一歲之弦數也一

歲二氣四時八節二十四氣四十八弦四十八弦者以三百六旬成數而論也並其五日四分日之一者為四十九是故二以分之歲之陰陽判矣四以揲之月之望晦二弦具矣一歲寒暑之運有十二月一變左右之策有十二揲也掛一者在用不用之間也在用不用之間者何也用之以分而不用之以揲也不用之以揲而又用之以歸也以蓍之理斷之則亦用者七不用者三何取乎用者七不用者三也準以一弦之數為五日四分

日之一也盈者因氣而見故分二之後遂除其一策以為氣盈虛者推朔而知故揲之而見有餘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合掛與扐而奇積焉綜三歲之閏則月成矣綜三變之奇則爻見矣大傳所謂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蓋就一變之中而取其義耳實之三變既成方應一閏之數是故策者以當日也爻者以當月也卦者以當歲也二篇之爻三百八十有四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三十二歲月日之數三十二歲之月

三百八十有四其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蓋閏歲於是而一終也是以易道應之愚按自易而下如焦京揚雄卦氣太玄之屬以卦爻準歷者多矣然皆增損其數不符於自然如卦氣則減震兌離坎之二十四爻太玄則增踦贏之二贊是皆人欲之私穿鑿傅會之功是故識者譏焉邵堯天經世除乾坤離坎以舉成數未離乎卦氣之法蔡氏範數為九九八十一以紀氣候司馬潛虛為三百八十五變而又減其二十則又太玄之支流耳

彼此相非直以五十而笑百步也蓋不知易者理義之原象數之本其循環終始與天地同流不待於割截而始配惟蓍法則乘除進退其於一歲盈虛之理實有取焉而其筭亦自妙合自唐僧一行以大衍命厯以策應弦以揲應月蓋已得合大致然其前後之説尚多牽挽又不知一月為三十之成數與掛一為氣盈之閏分是以推筭不容而歲分尚餘於四十九策之外則其與參摹四分之書相去直一間耳愚嘗以大傳蓍數覆逆推

之至於顛倒爛熟然後陰陽變化之道日月贏縮之紀躍然於布蓍之間始信古人所謂迎日推策者或得諸此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後之譚易者雖復窮象之微妙盡數之毫忽而不得孔氏以爲之宗吾見其益滮漫而無當也

序卦論

易之有序卦何義也曰大傳具之矣禮始於冠昏書始於釐降詩始於后妃之賢春秋始於惠公仲子之事是

故易之始於乾坤咸恒也明陰陽之際也坎離者乾坤之交也既未濟者又坎離之交也是故易之終於坎離既未濟也明陰陽之交也屯蒙以下中孚小過以上觀其所序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文中子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天時之相生有相因者有相反者人之乘時有因時而順之者有因時而制之者以治繼治以亂繼亂者謂之因以治繼亂以亂繼治者謂之反將治而使之治已治而持其治者謂之順將亂而使

無亂已亂而反之治者謂之制斯義也近自一念天理存亡之幾遠而國家政事治忽之大微而民用趨避吉凶之細大而天地陰陽消長之常莫不有相因相反之義焉莫不有順之制之之理焉是故通乎序卦之說者其於存亡吉凶則俱可知矣或曰序卦之說專主於義而不及於象也與曰自乾坤十卦而至否泰則天地之交也自咸恒十卦而至損益則山澤雷風之交也坎離之前有頤大過焉既未濟之前有中孚小過焉如此之類

豈為於象無取焉又嘗以大傳九卦之說推之蓋上下篇對待之卦凡十有二在上篇則乾也履也謙也復也在下篇則咸恒也損益也困井也巽兌也乾十卦而至履履五卦而至謙謙九卦而至復復六卦而上篇終矣咸恒十卦而至損益損益五卦而至困井困井九卦而至巽兌巽兌六卦而下篇備矣上下相對以三十卦為斷以十五卦為限九十者天地之終始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數之極則必變數之中則必過過與變則憂

患生焉是故惟除乾咸為之始兌為之終其餘則皆憂患之卦也六十四卦皆憂患而有作得乎六十四卦之理則皆所以審憂患之理而獨九卦云爾者其意有深焉神明其道而不鑿則於易也幾矣是故言易而局於象數者其失也膠專於義理者其弊也泛

十六卦論

邵子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此十六事者即六十四卦之中畫而互成十六卦者也十六

事又生於四象之交則四象者又即乾坤既未濟之具體而微者也夫天道之消息盈虛人事之吉凶善惡奬倫之敘數情偽之攻取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六十四卦之稱名取類備矣雖然乘運者察變知幾未有大於剝復夬姤者也明倫者造端謹始未有大於漸歸妹家人睽者也審勢者度緩急權輕重未有大於蹇解頤大過者也言乎其分之一定而不易則歸於乾坤言乎其變之迭運而不窮則歸於既未濟是故十六卦者六

十四卦之樞要也學易者先識乾坤之大義以立其綱明於既未濟之樞機以善其用由是剝復夬姤尚天行而見之微漸歸妹家人睽謹人倫而辨之早量時勢而後動則蹇解其緩急之宜也守義理而不遷則頤大過其輕重之則也

互卦論

道之消息盈虛有人事之善惡當否故為用也其定理則歸於乾坤其變動則歸於既未濟而已故為綱也剝

復陰極陽生陽之始也夬姤陽極陰生陰之始也漸歸妹陽卦與陰卦交交泰之象陽之中也頤大過陽卦與陰卦判不交之象陰之終也蹇解三陽之卦陽之終也家人睽三陰之卦陰之終也陽六卦皆主震艮始則交於坤毋孕男也中交於巽兑求其配也終交於坎從其類也陰六卦皆主巽兑始則交於乾父生女也中交於震艮求其配也終交於離從其類也探始則陰陽互根而孕育之理明致用則男女相求而婚姻之道正辨物

則以類相從內外之分嚴而禮義有所錯矣剝復夬姤以天道為人事之端漸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暌以人事為天行之應剝而復則陽用事其既也交於隂有循序而禮合有逆節而情動其究也為蹇為解治外者以之夬而姤則隂用事其既也交於陽有役陽而致養有疑陽而交爭其究也為家人為暌治内者以之陽之道始於體之正故乾坤統焉隂之道始於用之交故既未濟統焉此互卦之義也

十二卦時義時用論

易之用皆以趨時而舉時以贊其大者凡十二卦稱時者四時而稱義者五時而稱用者三夫時者何也曰時者天也有順而播者有逆而成者義者何也曰義者宜也有宜此而值其時者有值其時而宜此者用者何也曰用者可施也有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有可而用之以有功者頤大過解革何以稱時也解以生之頤以養之此天地之仁氣所謂順而播之也革以更之大過以

固之此天地之義氣所謂逆而成之也非無義也非無用也而時為大豫隨遯姤旅時而稱義何也以致豫則於順動宜以致隨則於貞宜此兼善之義也以明決者宜於遯以見幾者宜於姤以柔正者宜於旅此獨善之義也無時不有無用不然故稱義焉坎睽蹇時而稱用何也坎非所用而於設險則固睽非所用而於男女則別此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也止非常用而於見險則智此可而用之以有功者也因其時當其宜故稱用焉

何以皆為大也曰時者天也終始萬物之道大何加與義者宜也不離道不失義大哉時之經也用者適也時則用不時則不用大哉時之權也曰盡此乎曰舉天地聖人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悉之矣同此者以此類之異此者以此通之皆時也皆義也皆用也故曰易之用皆以趨時也

闡樂知德論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

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為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數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

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玄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後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愷還則叙其交懽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謡俗之所

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今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盖祖宗之德德也已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

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已之功德者悖矣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説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洿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卿黨閭巷之音歌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旣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序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

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凉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强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叙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畧論其律吕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捬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可以驟變然所謂黙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

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於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箭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衆陶之刑之論可為三復而歎息也

朱吕說詩論

朱吕說詩之義不同吕据思無邪之指曰三百篇皆性情之正可以被之弦歌者也朱据鄭聲淫之訓曰所謂

雅鄭者即二雅與鄭詩也然則孰為得聖人之意曰朱得之然則何以處夫無邪之說曰無者猶毋也禁止之也詩教如此非槩詩辭也然以愚觀之鄭衛之在詩也不適十之一淫者之詩之在鄭衛也其灼灼著者亦十之一耳然則悖於禮而傷於教必不可云無邪者纔百一也何害夫全詩之為性情之正而可被之絃歌乎聖人於此何不並夫百一者而刪之而猶存之曰俗化之不知則勸戒之不明有桑中洧外之人則東門風雨所

以責也今欲旌顯幽節必先列强暴者之罪狀此數詩罪狀也其俗如此而猶有王澤民彝在焉如晦而不輟其音如雲而不亂其意此所以為性情之正而可以觀可以興者此也漢廣之游女有求之者矣行路野麕之貞人有誘之者矣幸而求之誘之無傳詩耳設其有之而兼載焉固所以形惡而彰善而又何諱乎曰是其說與朱子少異曰無異也朱子不謂鄭衛紕溪詩也但謂有之而盡文以正者非爾然朱子之言無邪也為讀者

言也吾則以王澤民彛之猶在察其無邪焉似乎折朱呂之中者此則末學僭妄之過也夫盖朱子晚年而雅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夫卜筮之為本義不可易矣然象文辭之根於理而用於占則相為本末不可偏廢後之君子必將折朱程之中以說易猶詩之志也曰鄭風之系以滛也已多曰此亦朱子之意而初不以為定論也大旨立則此亦淺事爾區區辨此是亦不争於室而譟於門也

天九重論

西人言天有十二重其三者不可攷校可信者九重而已曰月天也水星天也金星天也日天也火星天也木星天也土星天也恒星天也宗動天也月天最近地漸而愈遠至於宗動極焉然又謂金水與日同天則直七重而已宗動者衆動之宗也其行不息而有常恒星以下皆隨之而皆不如宗動之速故古者謂七緯東行以退度為行度也今則謂恒星亦東行則古所謂歲差是

也古者以恒星為天體故謂之歲差今也以宗動為天體故謂之恒星行度其致一也凡九重者近内者西行愈遲東行愈速近外者西行愈速東行愈遲東行者退度也推算以之西行者行度也論天以之今置孟於此自邊而引之旋則近中者緩矣自中而引之旋則近邊者緩矣宗動之天急旋於外若或引之其彌近地心而彌緩者勢也地之凝而不動者非獨形氣清濁之分而已蓋旋於外者必有其紐於中為兩端之紐者南北二

極是也為中間之紐者地心是也然二極為動宗故雖不動而急旋旋於其所而不覺焉爾地不為動宗故直凝而不動氣則應焉而形則否矣要之則所謂九重者皆非質也如層雲焉疊湧而升如二水焉合流而逝今觀雲之有背馳而水之有滯流者則明乎一氣參差之故矣

歲分消長論

歲分消長之說元郭太史所立盖上攷往古而百年長

一是前之歲分愈多也下驗將來百年消一是後之歲分愈少也經今纔三四百年而其說已不效蓋歲分又漸多矣故今之知歷者推究其根以為由於最高之行最高者何日行最高處也行最高則見其遲而不及一度所謂縮度也行最庳則見其疾而餘於一度所謂贏度也自古歷法皆定以夏至行縮度冬至行贏度而亦未知歲分消長之根在於此也今推最高庳之度乃不定在二至自至元辛巳以前則未及二至今又過二

至六七度矣原夫行最庳之日應極疾而有羸度方其正在冬至則未及時而晷景已短行疾故也若未至冬至或過冬至則晷景短之時分以漸而增行稍遲故也

凡言歲分者以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為率而郭太史作歷之時適當極疾之候未究其根由於最庳人未知最庳之行不定在此故疑為歲分之消一往不復而推之將來以百年消一為期也今最庳既過冬至則冬至之日行以漸而遲歲分以漸而增可知矣然歲分非真

有增減也以冬至之日直其遲疾之分而得名爾藉令自今年夏至莫至明年夏至以為歲分則歲分極少之年乃其極多之年矣以彼補此歲之定分仍無稍長此又不可不知也

留侯武侯論

留侯武侯皆漢之傑也論者或以留侯出必于其機應必於其會其事漢也若實其避侯封以行其志若神龍之變化於八紘之內而不可羈以豢也武侯者正志於

結托之初自任以興復之重忘乎時之不可為以卒其軀於是乎疑二子者所術之學殊所趣之致異故其出處終始大較不同若此雖然君子之於人蓋莫大乎論其世也留侯之君非漢也韓也雖識漢王於邂逅之間知天授之主而韓國猶存則於漢有不純臣之義及乎韓亡而歸漢而後主臣之交定矣前此之往來去就於漢者蓋古之君子拳拳故舊之心豈若戰國之士朝暮秦楚者哉九域已一叛亂已除雄都已建嫡貳已定時

則謝成功遠人事託意寓言導引避穀武侯處草廬之中承二顧之誼投合之契厚許與之分明及乎託六尺而專國命統戎行而興漢室任重道遠無有休時蓋其職然也假令留侯生季興而負重寄充其傾家報韓之心鞠躬效死殆非所難而使武侯從容指顧之間大業早就則躬耕之初服淡薄之本志其與飄然世外遊者意豈異哉論者又謂武侯弘毅忠壯慨然展布四體以盡其心留侯優游譎諫每若有所懷而難發故一則有

從容之論一則有正大之褒夫古之君子其出也所以直已行志也然亦將以順時體變弘濟於艱難是故外度其主内度其身遇之不同而其應異焉况乎武侯晚年閫外之寄而留侯初終惟幄之臣也在易坎之六四近君以濟險而曰納約自牖无咎蹇之六二得其正應居外平難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豈可以是疑坎四之委蛇矜蹇二之亮節哉傳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武侯厲蹇二之節故在外而譽不虧留侯有納約之心故

居中而事獲濟大哉二卦之義留侯武侯當之矣愚嘗尚論三代之下以合於三代之英以謂莫先於義利之間莫大乎父子君臣之際良之功成漢室而不居亮死之日家無餘蓄其高致同也良報五世相韓之恩亮追先帝之遇其大節均也此其志如日月之光而行有氷霜之潔豈區區功名之士贊世之流哉或者乃謂亮三顧而出而良未免於挾策干人以為優劣夫良有不共戴天之怨於虎狼之秦有能報之者良所從也秦項滅

而良之志畢良豈區區功名之士哉故曰君子之於古人豈苟焉而已亦莫大乎有以論其世也

榕村集卷十五